

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

大理白族自治州方言志

胡椿 段伶 编撰



《大理白族自治州志》(卷七)抽印本
大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

介绍语

大理白族自治州方言志

胡 椿 段 伶



《大理白族自治州志·卷七·方言志》抽印本
大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编撰者简介

胡 椿 白族,1956年9月生于大理市,当过知青,1982年1月大学毕业。现任大理师专副教授、党委宣传部部长、中共大理师专党校副校长、《大理师专学报》副主编、《大理师专报》副主编、云南省高校德育课教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云南省语言学会副秘书长、云南省高等院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、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特约研究员。发表新闻及文学作品数十篇,学术论文三十多篇。有的文章曾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。参编全省高校统编教材3部,参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《大理白族自治州志》、《云龙县志》、《弥渡县志》、《巍山县志》、《永平县志》、《祥云县志》、《洱源县志》等。获省级科研、著述成果奖12项(含参与完成项目),其中一等奖3项,二等奖6项,三等奖3项。多次被评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、“先进教育工作者”。

段 伶 1939年7月21日生,剑川县人,大理师专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,大理州政协常委。早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专业,长期从事民族文化和编辑工作。出版著作《白族曲词格律通论》、《怒族》、《傈僳语文基础知识》、《云南省少数民族语志·怒族语言》、《怒族怒苏语资料》(合作)、《傈僳族民间故事》(执行编辑)、《独龙族民间故事》(主编)、《白曲精选》(主要记译者)。发表论文《大理州语言史略》、《怒江州双语概说》、《南诏政权的语言观及语言制度》、《“南诏语”考》、《“白文”考辩》、《滇语“呼江为公”析》、《南诏国都“羊苴咩城”名称考》、《傈僳族诗歌——对仗律》、《论白语对联》等。《山花词简论》被日本学者译注发表于福岗大学综合研究所报,作词歌曲《歌声飞出心窝窝》曾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为教唱节目。

序 言

由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、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大理白族自治州志》于去年底公开面世了。这套长达 9 卷 46 个专志共 600 多万字的巨著,经过许多人的千辛万苦,终于在告别 21 世纪的时日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号,作为步入新世纪的第一份丰厚的见面礼呈现给白州人民,这是可喜可贺的。还值得欣慰的是在这项浩大工程里也有我校的几分贡献。除了我校有关专家、学者担任大理州地方志编修领导小组成员、编委会顾问,我校有关方面人士积极为州志编纂工作提供有用的资料外,我校还直接承担了《大理白族自治州志·卷七·方言志》的编撰任务。

《方言志》是州志中专业性强、技术处理难度较大、现成资料最少的一个专志。1990 年 10 月,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委会委托我校编纂《大理州志·方言志》,我们认为这是对我校的信任,作为大理州的一所高校理应尽力。因此,在接受了任务后,我们就把它列入学校的科研规划,作为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来完成,并责成具有专业特长的胡椿和段伶二同志负责编撰工作。当时的学校领导还亲自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工作方案,确定工作思路,协调解决有关困难。承担具体工作的两位同志在州志办和各县(市)相关部门的支持下,不辞辛劳,不计得失,深入到全州各地调查研究。在志稿撰写过程中,又多次利用节、假日进行补充调查和材料核对,数易其稿,精益求精,历时 10 年,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据说,原计划《方言志》只写 15 万字左右,后来因为资料较为丰富,有关专家对送审稿评价很高,建议将这个专业性、民族性、地方性很强的专志写得丰富、详实一些。最后,省、州志办同意将这个 35.5 万字的志稿全部载入。由此也看出这部《方言志》的价值所在。在语言调查、撰写志稿、直至录排印刷的全过程,得到了州内外、省内外(还包括几位外国友人)多方面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关心、支持和帮助,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。

科研是高校的一项重要工作,是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我们要重视在搞好教学的同时,加强科研工作,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学校的科研工作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。希望我校广大教师进一步开拓创新,在各学科的教学、科研中多出新成果,为云南的教育事业、为大理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大理师专党委书记(主持行政工作)董 锰

2001 年 6 月 16 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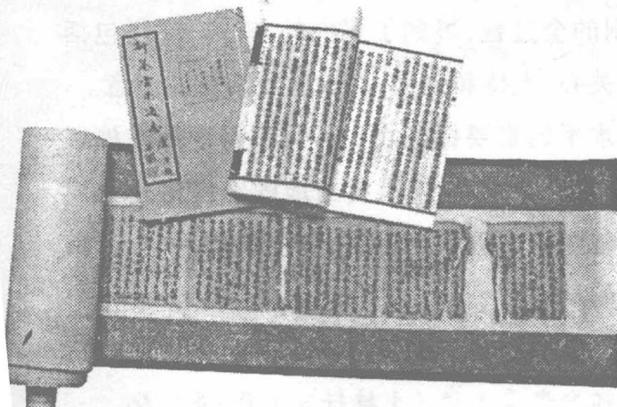
◎ 方言



白文学员结业留影



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的白语学者、扫盲专家考察剑川县西中白汉双语文实验学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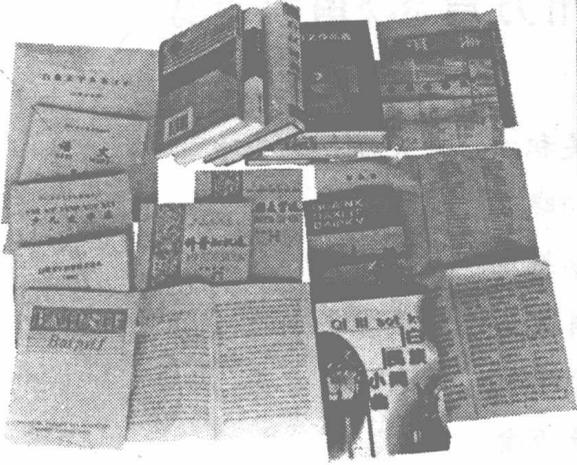
老白文本子曲古抄本

老白文古抄本《鸿雁带书》(本子曲)和
《新纂云南通志·白文考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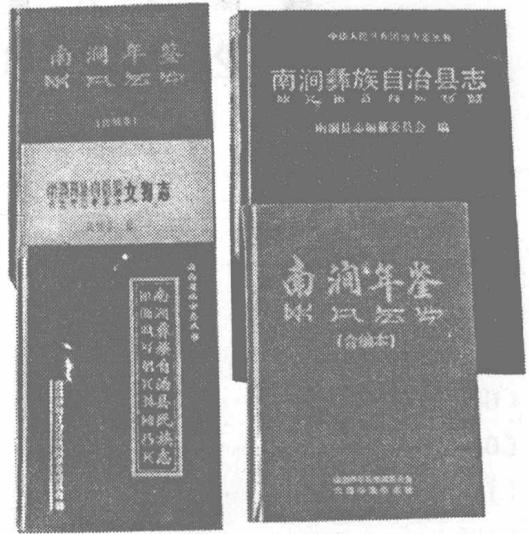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南涧彝族自治县政府彝汉双文名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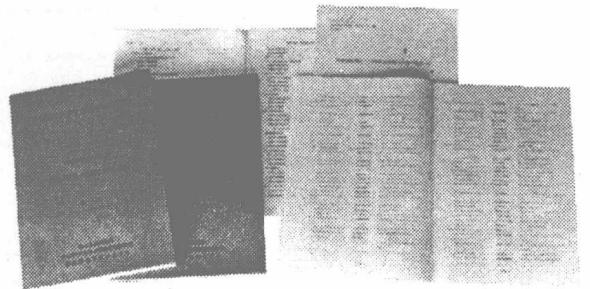
国内出版的部分白文、白汉双文图书和资料



部分彝汉双文图书



白族歌手张明德手稿



日本出版的白汉双文和白、汉、日三种文字互译的部分白族典籍

《大理白族自治州方言志》审稿专家

汉语方言： 吴积才 卢天礪 毛玉玲
 颜晓云 傅 牧

白 语 方 言： 李绍尼 张化鹏

彝 语 方 言： 肖建华 自文清

傈 僳 语 方 言： 斯路益 龙乘云

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述： 罗万金

目 录

说 明	(361)
概 述	(363)
第一章 白 语	(369)
第一节 语 音	(369)
一 声 母	(369)
二 韵 母	(370)
三 声 调	(371)
四 音 节	(372)
五 方音系统选录	(372)
第二节 词 汇	(376)
一 本语词	(376)
二 汉语借词	(378)
三 熟 语	(380)
四 同音词	(380)
五 同义词	(380)
六 词汇的发展	(381)
七 词 法	(381)
第三节 语 法	(385)
一 词 类	(385)
二 句子结构	(393)
三 方言句式	(394)
第四节 白 文	(395)
一 老白文	(395)
二 新白文	(398)
第五节 白语诗歌音韵格律	(399)
第六节 方言词汇选录	(402)
第二章 汉 语	(425)

第一节 语 音	(425)
一 大理州各县(市)汉语方言的声韵调系统	(425)
二 声韵母配合规律	(453)
三 大理州汉语方言的音变	(454)
四 大理州汉语方言音系与普通话音系的比较	(459)
第二节 方言语汇选编	(468)
一 天文、地理类	(469)
二 时间、农事类	(470)
三 植物、动物类	(472)
四 房屋、器具类	(474)
五 人品类	(475)
六 称谓、衣服、穿戴类	(483)
七 身体、疾病、医疗类	(486)
八 饮食类	(489)
九 婚丧、生育、迷信、习俗类	(491)
十 讼事、商业、日常生活类	(493)
十一 文化、教育、游戏类	(496)
十二 动作、行为、性状类	(497)
十三 方位词、代词	(511)
十四 副 词	(512)
十五 量 词	(513)
第三节 语法特点	(514)
一 词和短语的结构形式	(514)
二 特殊词语及其用法	(518)
三 特殊句子和语序	(526)
第三章 彝 语	(532)
第一节 腊罗巴话	(532)
一 语 音	(533)
二 词 汇	(535)
三 语 法	(536)
第二节 聂苏话	(538)
一 语 音	(538)
二 词 汇	(540)
三 语 法	(541)
第三节 厄尼普话	(543)
一 语 音	(543)

二	词 汇	(545)
三	语 法	(546)
第四节	俄毛柔话	(548)
一	语 音	(548)
二	词 汇	(549)
三	语 法	(550)
第五节	夸恩斯话	(553)
一	语 音	(553)
二	词 汇	(555)
三	语 法	(556)
第六节	罗鲁普话	(558)
一	语 音	(559)
二	词 汇	(560)
三	语 法	(561)
第七节	方言词汇选录	(563)
第四章	傈僳语	(587)
第一节	语 音	(587)
一	钟英话语音	(587)
二	表村话语音	(589)
三	两个方言的语音差异	(590)
第二节	词 汇	(590)
一	词汇特点	(590)
二	构词方式	(591)
三	借 词	(592)
第三节	语 法	(592)
一	部分词类的基本特点	(592)
二	句子举例	(594)
第四节	方言词汇选录	(595)

方言志

说 明

概 述

第一章 白 语

第二章 汉 语

第三章 彝 语

第四章 傣傣语

说 明

1. 本志记述大理州 13 个世居民族的民族语方言。自治州、民族自治县、民族乡中白族、彝族、傈僳族的民族语方言及通用的汉语方言，以自治区域大小和人口多少为序，分别设专章记述，民族自治县的回族及其他民族的民族语方言在“概述”中简述。

2. 本志记述基本以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为体例。语音选录汉语 18 个、白语 10 个、彝语 6 个、傈僳语 2 个系统，语法记述各以一个方言点为代表，方言词汇各选录 2~6 种，列对照词表。彝语方言情况复杂，以“支系话”分别记述。

3. “概述”主要记述各民族语言的历史和现状、语言系属、双语现象、语言影响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工作等。

4. 本志选取的方言材料主要为近期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，并兼顾代表性、特殊性和人文性。

5. 本志记述白语、彝语、傈僳语的元音分松喉和紧喉两类，因松紧元音与声调关系密切，采取以松声调和紧声调表示，不另设松紧元音。声调以调型和调值表示。

6. 本志采录的方言点多面广，口语材料主要介绍者是当地各族教师、农民、工人、干部、学生等，共 100 多位。编撰中还参考了古今有关著作和文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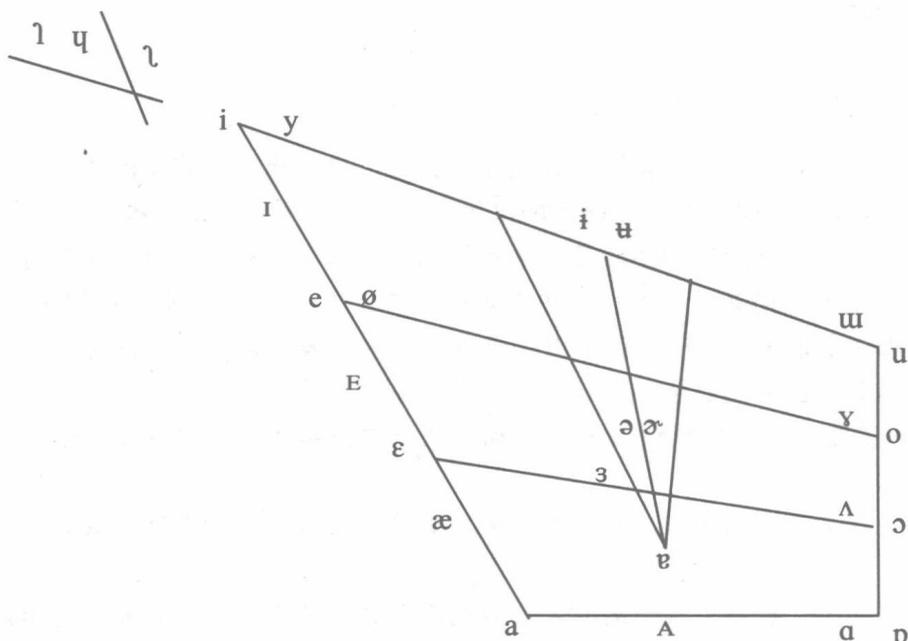
7. 本志使用国际音标注音，音标与汉语拼音和民族文字一起用时，加方括号。

本志使用的国际音标符号列图表如下：

辅音表：

发音方法		发音部位										
		双唇	唇齿	舌尖前	舌尖中	舌尖后	舌叶	舌面前	舌面后	腭化音	小舌	喉
塞音	清 不送气	p			t				k	kj	q	ʔ
	音 送气	ph			th				kh	kjh	qh	
音	浊音				d				g	gj	ɠ	
塞擦音	清 不送气			ts		tʂ	tʃ	tɕ				
	音 送气			tsh		tʂh	tʃh	tɕh				
	音 浊音			ɸ		ʂ	ʃ	ɕ				
鼻音		m			n			ɳ	ŋ	ɲ	ɴ	
边音					l							
擦音	清 不送气		f	s		ʂ	ʃ	ɕ	x	xj	χ	h
	音 送气		fh	sh			ʃh	ɕh	xh	xjh	χh	
	音 浊音		v	z		ʂ	ʃ	ɕ	ɣ	ɣj	ʀ	
半元音		w	u		ɿ		j					

基本元音舌位图:



声调调型符号:

调型	1	1	1	1	1	1	1	1	1	1	1	1
调值	55	5	54	53	52	51	44	44	45	42	42	33
调型	1	1	1	1	1	1	1	1	1	1	1	
调值	35	32	31	22	24	21	21	214	213	212	13	

说明: 白语、彝语、傣语声调分松紧, 调型的调高线标在左边者为松喉调, 右边者为紧声调; 紧高平调的调值取一个数码5, 以此区别于松高平调55。汉语没有松紧, 调高线一律为左边者。

附加符号:

h 标在辅音字母后面时, 表示送气音, 如: ph。

~ 表示元音的鼻化, 如: ã。

j 标在舌面后辅音后面时, 表示腭化音, 如: kj。

。表示浊音或元音的清化, 如: m̥、ḁ。

' 表示辅音自成音节, 如: ɲ'。

̣ 表示辅音自成音节, 如: ṃ。

- 表示紧喉元音, 如: a̰。

y 表示唇齿化音, 如: ỵ。

: 表示长音, 如: a:。

概 述

大理白族自治州是以白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地方。全州有大理、洱源、剑川、鹤庆、云龙、祥云、宾川、永平、弥渡 9 个县（市）和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、漾濞彝族自治县、南涧彝族自治县，人口有 300.1 万人（1990 年）。世居民族有 13 个，其中汉族有 151.4 万人，占全州总人口的 50.4%；白族人口有 99.7 万人，占全州总人口的 33.24%；彝族人口有 38.1 万人，占全州总人口的 12.1%，回、傈僳、苗、纳西、阿昌、傣、壮、布朗、藏、拉祜等 10 个民族人口在 387~5.7 万人之间，占全州总人口的 3.55%。全州的地理环境，各县（市）都有大小不同的山区和坝区，历史上的政区和社区基本上以坝区为中心。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，在这样的政区、社区、自然环境和人口比例悬殊的社会中发展，出现许多地方性和社会性的变异，出现多种类型的的双语现象和语言转用现象，到现在，全州正在使用和残留的语言有 10 种，文字有 8 种。

大理州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悠久。三四千年以前这里就居住着少数民族的先民。他们的语言，伴随着新石器、铜石并用时期的社会发展，经过氏族语言、部落语言的历史阶段。到秦汉时代，汉文典籍记载有这里民族先民的名称，他们多为“昆明诸种”、“昆明之属”，众多氏族语言、部落语言可称为“昆明”族属的语言。

到唐宋时代，大理作为祖国西南南诏~大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五朝国都，历经 500 多年，随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统一，大理一带的民族和语言也呈现出相对统一的状况。南诏时，这里的民族多为“白蛮”和“乌蛮”两大群体，他们的语言情况在唐代樊绰著的《云南志》中首次作了记述：“言语音白蛮最正，蒙舍蛮次之，诸部落不如也。但名物或与汉不同，及四声讹重。大事多不面言，必使人往来达其词意，以此取定，谓之行诺。大虫谓之波罗密，犀谓之矣，带谓之佉苴，饭谓之喻，盐谓之宾，鹿谓之识，牛谓之舍，川谓之贓，谷谓之浪，山谓之和，山顶谓之葱路，舞谓之伽傍。加，富也。阁，高也。诺，深也。苴，俊也。东爨谓城为弄，谓竹为翦，谓盐为昫，谓地为漾，谓请为数，谓酸为制。言语并与白蛮不同。”

这里所谓“最正”、“次之”、“不如”，主要是指语言通用情况而言。“白蛮最正”是指白蛮“言语”是南诏政权通用的语言。白蛮和乌蛮两大群体间的“言语”词语有许多不同，但有一定的亲缘关系，该书还记有“青蛉蛮，亦白蛮苗裔，衣服、言语与蒙舍略同”一语，蒙舍属乌蛮，白蛮苗裔的青蛉与之“言语略同”，表明这个时期白蛮“言语”和乌蛮“言语”是一种共同语的两种方言或两种分化不久的相近语言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白蛮“言语”发展成“白人”（白族古称）的白语，乌蛮“言语”发展成“罗罗”（彝族古称）的彝语和彝语支语群。《云南志》所记的 22 个词，用现代白语、彝语及彝语支其它语言稽考，还可见或多或少的词和成分还残留在这些现代语言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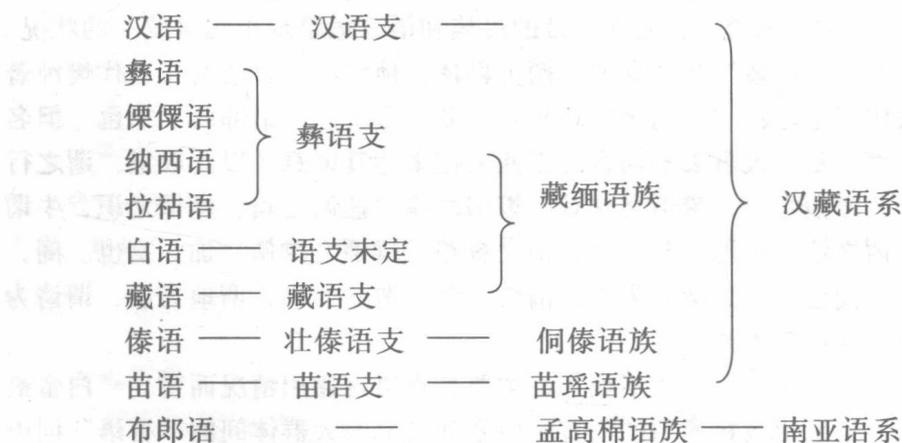
元代，李京的《云南志略》中记录有大理一带的白语和彝语的一些词汇。白语的词语如：著衣曰衣衣、吃饭曰咽羹茹、采樵曰斫薪、帛曰幕、酒曰尊、鞍鞞曰悼泥、墙曰

砖垣、贝子俗呼叭、呼国主曰缥信、太子曰垣倬等。彝语的词语如：男巫曰大奚婆，正妻曰耐德等。

此后，大理一带少数民族的语言情况在国家和地方史志、杂记中常有记载，民国《新纂云南通志》中载有赵氏铭撰写的白语《白文考》，还有涉及大理一带的民族语资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，国家开展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，大理州的少数民族语言情况基本清楚。现在，大理州的12个少数民族使用的民族语言情况是：白族、彝族、傈僳族、苗族、藏族、纳西族、拉祜族都保留本民族语言；傣族、布朗族、壮族一般转用当地的汉语或白语，转用时间不长，本民族语还在老年人中使用；回族大多转用汉语，部分转用白语，转用的历史已经久远，在宗教礼俗中还用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；阿昌族转用当地白语和汉语，转用时间大约在两百年前。

汉语在大理州的使用历史悠久。汉代，中央王朝开筑经大理的西南夷道，在大理设置郡县，大理与内地交往频繁，内地汉族常有人落籍大理，他们使用汉语，如那时记录的博南古道筑路民工的《行人歌》，还载于史籍。到唐代，“天宝战争”中大批中原将士、四川“子女百工数万”落籍大理一带，汉语的使用更加广泛。尤其明代，据《明史》记载，在今大理州内的军屯、民屯、商屯中，军屯人数就有42204人，占云南军屯人数的12%。他们来自浙江、四川、江西、贵州、湖南、湖北、山西、陕西及南京等地，有明确的移民居住地，有汉语使用的片区。片区人口逐渐发展，有的县的坝区几乎都是汉族和汉语使用区，如弥渡、祥云等县的坝区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，有关的语言机构对大理州部分县城的汉语方言作过几次调查。

大理州内现在使用和残留的10种语言及其系属列表如下：



这些语言的方言按语言学家研究及近期调查的基本情况是：

汉语方言属于北方方言西南次方言。汉族人口众多，主要聚居于弥渡、祥云、巍山、永平、宾川等县的坝区和城镇，其他多数主要以片区、村落等形式杂居于白族聚居区。各地汉语方言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：一是由于移民祖籍不同带来不同的祖籍方言特点，如四川籍和南京籍的汉族后裔方言与其它祖籍的汉族方言差异较大。二是由于政区、社区、地理环境等原因的不同而带来不同的地方特点，如洱源和云龙大部分地区之间，虽然山川重重阻隔，但历史上曾一度为同一个政区，方言基本一致；而洱源和大理虽然坝区相接，但历史上属不同政区，方言差异较大。三是由于受杂居地方民族语言的影响带

来不同的社会特点，如处于白语区内的汉语片区、村落方言中有许多白语成分。

白族主要聚居于大理、洱源、剑川、鹤庆、云龙五个县（市）。本州白语方言分属白语三个方言中的两个方言，即以大理为代表的南部方言和以剑川为代表的中部方言。这两个方言之间差异较小，差异主要是方音，其中多有对应规律，方言词较少，通话比较容易。尤其处于中介地带洱源中部右所、凤羽等地，与两个方言终端通话更顺畅。两个方言中有的地方如祥云的禾甸、米甸话，宾川的乔甸话，云龙的白石话较为特殊，变异较大。洱源坝子北端的牛街及乔后一带，由于历史上属同一政区的原因，虽与中部方言有山川阻隔，仍然与中部方言基本一致。

彝族主要聚居于巍山、南涧、漾濞，其它各县（市）都有彝族居住的片区和村寨。本州彝语分属彝语六个方言中北部、东部、西部、中部等多种方言。而在本州内，彝语方言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性的民族支系话上。州内彝族支系有八九个，多数支系都有一种内部使用的支系话。各种支系话的语音体系基本一致，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，但方言词较多，有的语法关系也有差异，除同一种话而有不同称谓的支系外，都难以通话。“拉罗巴”[la³¹lo³³pa⁴²]支系人口较多，分布于巍山、弥渡、永平等县，支系话中还有地缘关系的许多方音变异。

傣族人口虽少，但全州各县（市）都有分布。本州傣语方言分属傣语的两个方言，即以禄劝为代表的东部方言和以怒江为代表的西部方言。本州宾川、祥云一带的傣语属东部方言，云龙、剑川一带的傣语属西部方言。有的县东西部方言都有，如漾濞县不同村寨的傣语。由于傣族杂居于各民族之中，傣语方言多有方音的变异。

苗族方言属苗语的滇东北方言，纳西族方言属纳西语的西部方言，藏族方言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语相同，布郎族方言与相邻的临沧地区云县的布郎语相同，拉祜族方言比较特殊，其语音和词汇大多与傣语的怒江方言相近。

大理州的文字有 8 种：除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通用的汉文外，白族有“方块白文”、以拉丁字母为形体的拼音白文 2 种，彝族有“老彝文”、四川规范彝文、云南规范彝文 3 种，傣族有以拉丁字母为形体的拼音傣文，藏族有藏文。其中少数民族 7 种文字使用人口有多有少，都在本民族人口比例中很少。

大理州保留有语言的民族除使用自己民族语外，还兼通其他民族的语言，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双语现象。大理州双语现象的类型主要有民兼民型、民兼汉型。

民兼民型 大理古代先民各氏族或部落之间，社会需要联姻、合作等交际，都会有兼通氏族语言或部落语言的双语者沟通。到唐宋时期，大理一带作为南诏、大理地方政权的腹地，王室、政权上层都使用当地白蛮语的同时，在多民族地方执行政务、沟通商贾等交际中，也常用白蛮语，《云南志》中有“三译四译乃与河賧通”的记载（“河賧”即洱海周围的白蛮），表明当时各个民族中有许多兼通双语或多语者。这种类型一直发展到现在，是普遍现象，主要体现在民族杂居地区人口少的民族中，他们兼通使用人口多的白语和彝语，如洱源、大理、鹤庆、云龙等县（市）的彝、傣、纳西等民族，他们在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同时，大部或全部都兼通白语，其中有些地方的民族（如洱源大松甸一带的彝族群众）的民歌、戏剧也用白语歌唱和演唱。

民兼汉型 汉置郡县以来，汉语也随官吏、商贾、移民进入大理一带，双语现象多